劳师故事郊劳台

晓蔚

走入北京房山区良乡大南关村的郊野,在散落四周的残石断瓦之间,一组排列整齐的石柱和一块石碑仿佛在向过往的行人默默讲述着这里昔日的辉煌。

曾在文献中得知,郊劳台为一圆形石台,高五尺,径五丈。四周筑有围墙,墙高七尺,厚一尺一寸,东西宽十六丈,南北长四十八丈,东、西、北三面各有大门一座。墙外四周种树三层,葱茏茂密。

公元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将军兆惠、富德等平定准噶尔凯旋,乾隆携文武百官出城赴郊劳台劳师。二月二十七日,乾隆在郊劳台行郊劳礼。郊劳台北设黄幄一顶,东西各设八道青幕,台中央设拜褥,供乾隆行礼用,拜褥左右各设一根下马红柱,得胜纛(军旗)立于郊劳台左右,台下螺号齐鸣,盛奏歌乐,场面盛大庄严。劳师完毕,兆惠及出征将士随乾隆回黄辛庄行宫,乾隆加封兆惠为一等公,加封富德为一等侯,其余将士各行封赏。

为纪念此次劳师,乾隆特御书郊劳礼记事诗,并勒碑一方,立于郊劳台侧,并建起一座石亭。之后,又建有庆寺于台侧。

公元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将军阿桂等平定大小金川凯旋。四月二十七日,乾隆再临郊劳台劳师。因阿桂为金川之役首功,特赐其四团龙补,并赐阿桂及副将丰升额、参赞海兰察御用鞍马乘以扈行。"兵洗金川永不波,潢池跋扈竟如何。良乡近远多黎庶,欢喜都来听凯歌。"乾隆为此行赋的诗描述了当时的壮观场面。

如今,郊劳台的地面建筑只有经修复的御碑亭尚存。缓行其间,但见16根石柱内外两重成八角伫立,内柱与内柱之间,外柱与外柱之间,内外相对应的柱之间,各有一条汉白玉石梁相对。乾隆御碑坐北朝南,立于亭北侧,碑身通体由一整块汉白玉雕制而成,碑沿碑座刻以花纹为饰,碑阳左端用汉文刊刻着乾隆二十五年御制的郊劳出征将军兆惠、富德及诸将士礼成记事诗,为乾隆帝御笔;碑阳右端及碑阴用满蒙等几种文字分别刊刻着同样内容。观者立于碑前任一角度四处观望,只能看见内柱而见不到外柱,可知每对相对应的内外柱与亭中心均在一条直线上,足见御碑亭设计之精妙,令人慨叹。但是,这样一座辉煌富丽的石体建筑,于公元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之手。

秋风瑟瑟,我们抚摸着这承载了昔日辉煌的古台、古柱,心情十分沉重。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劳师的故事早已化为一简青史,郊劳台址尤在,故台却已不存,连以志盛事的有庆寺也一同化于乌有,只有这块御碑与碑亭的石柱,仍默奏着凯乐的余音。这一历史的陈迹,落寞于蔬圃之中,把无尽的思索留给了后人。

五彩池 第460期

九月授衣

王永清(湖北)

古代以农历九月为授衣之时,谓之为"授衣月",人们在此时制备寒衣。"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深秋的九月,轻寒漠漠,落叶纷飞,少妇在声声捣衣声中思念着戍边的丈夫。《毛传》中,也有"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的诗句。

我在九月初出了趟远门,回来后菊花已灿灿地开了一大片。凉风渐起,菊花开得率性自若,女人们开始忙着为家人授衣,她们在一块块素而暖的布之间穿针引线,把密密的爱与念全部缝进了针脚,画面静笃而美好。

我想起了小时候,一到九月,母亲便开始忙着给我们做棉衣棉裤。箱子里的棉袄棉裤全部被拿出来摊在阳光下晾晒,母亲量量哪件短了、摸摸哪件薄了,看看哪件再改一改还能让小的孩子接着穿。打量着我们逐渐长高的身体,母亲又开始做新的棉衣,每当我们穿上母亲缝制的新棉衣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觉有一种暖暖的、绵绵的爱意包裹着我们。

在我10岁那年,父亲去世了,我们原本就不宽绰的家变得更加凄苦。那一年的深秋,麦子种完后,生产队里"搞副业"开了个烧石灰的窑,需要大量的木柴。母亲为了让我们姐弟三人穿得暖和一些,每天早出晚归地砍柴挑去卖,中午总是就着凉水啃几口玉米面饼充饥。那时的一斤木柴卖两分钱,一个月下来,母亲竟挣了一百多元钱,为我们在严寒来临之前各赶做了一套冬衣。

后来,家境变好了些,母亲开始学着为我们织毛衣。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但只要看到大姑娘小媳妇有用新技法织毛衣的,就凑过去学,再者就靠自己摸索,直到把毛线都戳烂了,针法练得差不多了,就开始给我们织毛衣、毛背心、毛手套、毛袜子……母亲总能让我们穿得暖暖和和,却全然忘记了自己因过度劳累而造成的颈椎、腰椎、关节疼痛。

前段时间回娘家,我翻找出当年母亲给我们织的毛衣,那些毛衣都已经旧得不成样子,却还被母亲细心地折好,一件件收在衣柜里。我和母亲聊起了往事,母亲说,想我们的时候,她就会把这些毛衣拿出来一件一件地端详,便总能想起我们小时候的模样,心里特别暖。听了母亲的话,我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怎么也控制不住。

"授衣",多么温暖的一个词——阳光明媚地照着,母亲端坐小院内,一针一线地为我们赶制冬衣,这画面是我生命里最动人的风景。

从春到秋,只是一枚落叶的距离,那么近,却又那么远,如今,我的母亲眼花手颤,再也拿不稳针线。每年九月,我都会给母亲准备御寒的棉衣,我很欣慰于母亲试穿时的欢喜模样,但眼前的母亲尽显老态,年轻时的光彩难再寻。那个遥远的九月授衣,便只能徘徊在我的记忆里。

70年风雨 70首诗

心中的眷恋

杨丽丽(北京)

不知该如何形容你的宽广
也不知该如何赞美你的伟大
我喜欢喊你母亲
因为你的怀中有着无尽的希望
你的每一次微笑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在你的温柔的笑容里
我看见了长江黄河激荡的浪花
我看见了中国力量像子弹射出枪膛
我看见了五谷酿出金秋的芬芳
你是我的祖国
是亿万人民最亲爱的母亲

我怀揣初心
看旭日升起
拨开阴霾的云层
我满怀眷恋
望袅袅炊烟
温暖归子的胸膛

是你,让阳光照进每一个角落
是你,用斧头砍掉所有的荆棘
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平坦舒适
你是春天里一棵蓬勃的大树
让所有鸟儿都有欢歌的天堂
让所有花儿都有醉人的芬芳

你鲜艳的旗帜飘扬着不屈的精神
不管是北方的广袤田野
还是南方的烟雨小镇
每一寸土地都有你呵护的生灵
为了那些渴望的目光
你无比勇敢而又充满力量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这铿锵的字语
让你的儿女有了安睡的摇篮
你赶走了南方的洪流
你抵御了北方的冷寒
你把肆虐的浪涛踏平
你把受伤的大地轻抚

我依恋你胸口的温暖
也依赖你臂弯的强壮
你的脊背早已挺直
喊出你的名字
就喊出了我心中所有的骄傲
祖国,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眷恋
是每一位中国人都深爱的母亲
我们爱你的地大物博
爱你的美丽坚强
更爱从你发间飞出的
一只只可爱的白鸽

日月如惊丸

何小琼(广西)

《小窗幽记》里写道:"日月如惊丸,可谓浮生矣,惟静卧是小延年;人事如飞尘,可谓劳攘矣,惟静坐是小自在。"看到这些字,心中不由得一颤,岁月如梭,就这么弹指一挥间,我已是人至中年,昔日的点点滴滴却恍如昨日般清晰。

"日月如惊丸"这段话的意思不言而喻:飞逝的时光犹如掠过的弹丸,人的一生也如同这样,只有懂得在纷扰中安然静卧方可延年;而岁月中的凡尘俗事犹如飞扬的尘土,只不过是一场烦忧,只有懂得泰然处之才会悠然自在,安然度日。这段话充满禅意,然而看似简单,却委实难以做到。

一个人的一生,用白驹过隙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年少时意气飞扬,似乎有着无尽的可以用来挥霍的青春资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挫败和感伤,人们总以为时间过得太慢,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每每读到"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的诗句时,心中是淡然无感的;待稍微成熟些后,才逐渐明白了生活不止有丰满的梦想,还有骨感的现实,简单的生活中更是充满了无数的诱惑,内心与灵魂无一能拒绝岁月的浸润和消磨——韶华易去,何不静卧庭前,看云卷云舒,赏花开花落,淡云流水度得此生。

而世间的事情总能让人应接不暇。生活,工作,朋友,亲人,盘根错节,环环相扣,犹如那飞扬的尘土,不仅遮住了你的双眼,还蒙蔽了你曾经纯真的心扉。于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陷入迷茫之后,然后身心交瘁。忙忙碌碌的人们不懂得歇息,更没有时间去体会"唯有静坐是小自在"的滋味。这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本就十分无奈,若想岁月静好,安之若素便好。

这世间最公平的便是时间。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可以不一样,但所有人拥有的时间却是一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从不为谁而停歇。日月如惊丸,一生安好便是赢家,屏除内心的杂念,学会在繁花似锦中觅得心灵的安宁,即是最好的幸福。岁月悠悠,弹指一挥的人生中,得与失、兴与衰总是交替上演,都说人生亦是江湖,是的,它是最无情也最公平的江湖,你善待它,便是善待自己。

小院儿,老院儿

李风玲(山东)

现在谁家要是有个小院儿,那真是美好得像一首诗了。

可谁的童年,又不是生活在一首诗里呢?

儿时的小院儿,是爷爷奶奶家的老屋。那老屋是泥坯的房子,凹凸不平的墙壁上肉眼可见用来和泥的麦糠,麦糠的形状像是缩小了的荷瓣。屋顶上覆的也是麦草,大人们会在雨季将至的时候爬上屋顶,用新麦草为屋顶加固。那些麦草被拢得整整齐齐的,角度优美而又一致,阻隔了雨水的潮湿。冬天下过雪后,一根根冰凌挂在老院儿的屋檐下,是属于冬天的独有的风景。

小院儿的甬道上铺了青砖,甬道的一旁,有一个尖顶的圆仓囤,囤里储藏着用麻袋装起来的玉米和瓜干,还储藏有用蛇皮袋装起来的小麦。奶奶总是在除夕之夜用白面做一只寿虫,它会在仓囤里放置上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到风干,纹裂。奶奶说,有了寿虫的护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记忆中,家里的大门很少关上,除了夜晚,它一直都是敞开的。家里养了多年的那条黄狗已颇通人性,傍晚时,它会出门遛一圈儿,回来后便卧在院子里,和爷爷一起看夕阳西沉。

南墙根儿的柿子树,枝干早就伸出了墙外。西墙根儿的枣树,也快要高过墙头。奶奶在影壁的北墙根种了葫芦藤,绿色的秧蔓爬满了半个墙面,结出的葫芦有大有小,或挂在墙上,或匍匐在墙脚。小的葫芦肉质很嫩,奶奶摘下来给我们做菜。刮了皮,切了块,再以小锅用柴禾火那么一炖,胖嘟嘟白嫩嫩,软糯糯香喷喷,像是炒了肥肉膘。老了的葫芦呢,奶奶将它们放进大锅里煮熟,然后用锯拉开,再掏净里面的籽儿,两只大瓢便成型了。大葫芦做成大瓢,小葫芦做成小瓢,那时候谁家的水缸里,不是漂着一两只瓢呢?

东墙根下,那棵粗大的梧桐开花了。花开得一枝一枝的,像是藕色的喇叭。梧桐花的香有些特别,蕊心里的花粉,也带着几分粘腻。这些花是什么时候开的,又是怎样一朵一朵地飘下来的,我是全不记得了,反正,它们散漫地铺了一地,微风一吹,小院便暖熏熏的,甜了五月的空气。

那时候的天空,多蓝啊!我坐在小小的院子里,看着树上或地上的梧桐花,一颗小小少年的心,也像那飘落的梧桐花一般,吹着风,打了卷儿。

堂屋门口的墙上挂了几串红红的辣椒,还有几辫白白的大蒜,那都是自家菜园里种的。炒菜的时候,奶奶会踮着小脚走过去,拖几个辣椒,再拖几头大蒜。辣椒切丝儿,大蒜切片儿,奶奶将它们用菜刀一收,放进油里炝锅,"滋啦"一声,香飘四溢。

还有井台一边的咸菜瓮,里面腌着的辣疙瘩好像永远都吃不完。那时候少有大鱼大肉,顿顿都不会缺席的,大概就是那个咸菜碗了。

梧桐花落尽,天更暖了。待到盛夏,我们会在院子里吃晚饭,奶奶早早地便在院子里洒上水,既可以降温,又可以压住灰尘。吃晚饭前,奶奶拿起笤帚,说:"打扫打扫天井,晚上咱在这里吃饭。"我和姐姐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了,赶紧帮奶奶打扫院子,然后姐姐摆下饭桌,我放好板凳。奶奶炒了扁豆,用蒜拌了茄子,还用玉米面儿熬了一锅稠稠的粥。父亲端起粗瓷的大碗,轻轻地转动碗沿儿,"呲溜呲溜"地将粥喝得有声有味。

西墙根下,一窝小兔子刚刚出生,它们在灯影里窸窣有声。母亲将它们精心地饲养,指望它们变成我们姐弟念书的学费,过年的新衣。

鸡窝也在旁边。鸡上宿通常很早,它们都收紧了羽毛,相互拥挤着安歇。每隔几天,奶奶就会在鸡窝里拾出几个热乎乎的鸡蛋。奶奶将它们藏在菜橱的抽屉里,经常用手指一个一个拨拉着用心点数。我生病咳嗽的时候,她会从灶台一角的陶罐里舀出一勺白糖,再从抽屉里摸出一个鸡蛋,为我冲一碗蛋茶喝。村里有女人生孩子坐月子,奶奶也会拉开抽屉,用自己的大襟褂子兜上一兜鸡蛋,然后踮着小脚送到门上探望。

院里还有一架葡萄藤,藤蔓很粗,缠缠连连,结出来的紫葡萄,一穗一穗的,沉甸甸地吊在架子下面。奶奶说:"七月初七,牛郎织女要在鹊桥相会,那个时候要是躲在葡萄架下,就能听到牛郎织女的悄悄话……"奶奶的话让我的内心充满了窥密的渴望,但直到那个小院儿变成了遥远的童话,我也没有鼓起勇气走到葡萄架下偷听牛郎织女的情话。

一入高楼深似海。隔了地气,也少了人气,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严重缺氧。

时不时的,我会对先生说:"等咱们再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买个带院儿的。"

先生笑了笑,我明白,那些带院儿的楼房,全都价格不菲。

岁月长,衣衫薄。回首再看,贫瘠的儿时却原来是如此青山绿水,美好自然。

那个老去了的小院儿,在我一次次的找寻与回望中,紧闭柴门。

踏 波 许双福(陕西)摄

主管主办: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108号T区2栋8楼 电话:办公室(028)80640466传真 通联发行部(028)80640468 记者部(028)80640455 编辑部(028)80640470 事业发展部(028)80640473 邮编610091 精神文明报社照排 四川工人日报社印刷